

张贤亮有一段未了情。

故事的开头发生在1997年北京“两会”期间。那时张贤亮是全国政协委员，我是全国人大代表，他来我们四川团代表驻地的时候，经我介绍，认识了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领导。领导是张贤亮的粉丝，邀我作陪，在驻地附近的一家餐馆请张贤亮吃饭。席间，这位领导对他说，在这次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如果国务院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能够通过，那么重庆这座城市的格局将发生重大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跟进是必不可少的，有鉴于此，“张老师得为我们出出主意”。张贤亮微微笑道：“你可找对人了！”接着，他把一个深思熟虑的想法和盘托出。

按张贤亮的想法，重庆需要在市郊拔荒山一座，建立绝无仅有的世界和平公园。公园的主题是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亦即全人类的反法西斯战争。公园的展品是雕塑，据张贤亮统计，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现存于各个国家的主题雕塑约有200多个，这些雕塑不仅是纪念品，而且是艺术品，将它们集之大成，无疑是个深远与深刻的创意。张贤亮又说，关于展品的收集，不用你走出家门，自有人送上门来。他举例说，若是美国人想在曼哈顿的街心花园竖立重庆的解放碑，那么重庆方面肯定会十分乐意，然后十分迅速地按相同的材质相同的比例做好送过去。张贤亮最后说，这件事情北京做不了，上海做不了，天津做不了，因为这三个直辖市不具备重庆独有的远东反法西斯指挥中心的历史地位。

那位领导闻言大喜，啧啧连声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事隔半年，张贤亮为儿子在四川美术学院读书的事情来到重庆，那位领导再次宴请张贤亮，再次谈及世界和平公园，因为这时重庆已经成为直辖市，相关事宜可以进入筹备阶段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次见面，沉思熟虑的不是张贤亮而是那位领导。他这样告诉我们，张贤亮的创新得到了市委的认可，考虑到万事开头，市委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到三峡移民的后续问题上，因为这是重庆的立市之本，还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到三千万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上，因为这是重庆的发展之根。有鉴于此，“我想请张老师以文化大家的名义而不以重庆市委的名义，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一份报告”。

张贤亮明白这位领导的意思，也知道另一件既成事实的例子，那就是通过巴金先生上书给中央的建议，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成。于是乎，张贤亮决定去找巴金。离开重庆后，他来到上海，适逢巴金在杭州疗养，他又赶去西子湖畔。得知来意后，巴金对张贤亮说，你在做一件重要的工作，建议你再去找冰心签名，请注意，她的名字一定要放在我的前面。于是乎，张贤亮连夜赶去福州，在一家医院的病榻上见到冰心，用事后张贤亮告诉我的话，当时冰心骨瘦如柴，身体极度虚弱，两位护士将她慢慢扶起，而她斜倚在床头，用颤抖的右手，在报告书的下方写上名字的时候，站在旁边的张贤亮再也忍不住了，他流着眼泪对冰心说：大姐，我替重庆感激你，我从小在重庆长大，所以我也要替自己感激你！

就这样，连续奔波数日，张贤亮终于将签了名的报告书带回重庆。在递交到市委主要领导手里之前，他小心翼翼地从箱底拿出报告书，然后平平安安地放在书桌案头，让市委一位副秘书长和我过目。在我的记忆里，签名的文化大家有5位，除了巴金和冰心，还有王元化、贺绿汀以及张贤亮自己。

有准确消息说，张贤亮离渝不到半月，市委主要领导便趁到中央开会的机会，将只此一份的报告书带去北京，并送到中央有关部门。在随后的日子里，关于这份报告书，不断有一些不准确的消息传来，有的说文化部门批了，外事部门没批，有的说外事部门批了，文化

部门没批。不管怎么说，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份报告自从去了北京，便再也没有下文。

最为关注此事进展的，自然非张贤亮莫属。他先是每日打电话，以后是三天五日打电话，最后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似乎连询问的勇气也丧失了，总是环顾左右而言他，末了才是一句：“你看这事儿搞的！”诚然，数年之内，这事儿虽不再提及，但我相信仍装在他心里。好在时间能够生长一切，也能够摧毁一切，数年之后，他写他的长篇《一亿六》，他忙他的西部影视城，在我的判断里，关于世界和平公园的故事，应该从他的记忆中彻底消失了，没有人物，没有情节，更没有主题与意义，荒诞而离奇。

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事隔18年，张贤亮居然耿耿于怀，旧话重题！那是今年年初中国作协召开主席团会议的时候，适逢张贤亮因患肺癌在北京就医，原本与会者相约前往医院探视的，不料他早早地发来短信，邀请大家与他共进“最后的晚餐”。令我心酸的是，走进饭厅，那张熟悉得如同兄长的面孔突然变得陌生了。他服了一种昂贵的药，付出的代价也是昂贵的：脸色变得黝黑，满颊布满红斑，以至几位女作家害怕得不敢与他握手。饭桌上，张贤亮谈笑风生，神情依旧，虽然时不时掺进一些关于死亡的话题。“活到老，学到老，这话不错”，张贤亮面朝众人道，“可是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的最后一门功课是什么。”是什么呢？众人没有提问，只是洗耳恭听。张贤亮一拍桌子，语惊四座，“那就是学会死亡！”这时有人提问了：何谓学会死亡呢？张贤亮成竹在胸，不紧不慢地说，“这就需要把想做的事情做完，两眼闭拢之前，不留下一丝遗憾。”又有人提问了：如你所言，你自己做得到吗？张贤亮稍有迟疑，摇了摇头，然后将目光直直地对准了我。“至少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做到。这件事情济人是知道的，只有开头，没有结尾，它使我不由得抱憾终身……”

我离京返渝不久，张贤亮也回到银川，回到西部影视城城堡的寓所养病。整整两个月，他和我没有通过一次电话。于我而言，明知他肺癌晚期，危在旦夕，再去问寒问暖，互道珍重，未免有些矫揉造作，故而不曾主动打过电话。两月之余，他的电话打过来了，声音依然洪亮，语调有些悲戚，他说他已经足不出户了，整日待在家中，或坐或卧，甚感寂寞与孤独。电话里，他向通过我认识的几位重庆朋友问好，他说每次来渝，都受到大家的盛情款待，如果来日不多的话，恐怕就没有机会报答了。

我把张贤亮的问候转达给了那几位朋友。大家决定集体动身，专程去银川看望张贤亮。负责接待我们的是张贤亮的助理马红英，她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到来，让张贤亮兴奋不已，刚到放亮，他便忙着拄杖来到我们下榻的马樱花宾馆，然后登上楼梯，查看每一间客房，瓶中的鲜花是否插上，盘里的水果是否放齐。心肠，还是张贤亮过去的心肠，身体，却不是张贤亮过去的身体了。我们在影视城待了五六个小时，他与我们的交谈断断续续，总共加起来还不到二三十分钟。他显得如此虚弱，又十分乏力，以至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了。离别时分，在百花厅茶坊，他呷了口咖啡，突然提高嗓门儿道：“明年是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报纸上的宣传现在就开始了。其实，重庆只要建起了世界和平公园，那才是中国人永恒的纪念……”

不要说掷地有声，至少说余音绕梁，可是，说完话不到100天，张贤亮便匆匆走了。得知他去世的翌日，我再次飞抵银川，为的是多送他一程，再给他说几句话。市郊的殡仪馆大厅，我面对张贤亮的遗像，深深三鞠躬，然后走近灵柩，隔着玻璃，望着他安详的遗容，禁不住在心里喃喃自语：情未了，心已尽，贤亮兄，你有足够的理由走好……

不要说掷地有声，至少说余音绕梁，可是，说完话不到100天，张贤亮便匆匆走了。得知他去世的翌日，我再次飞抵银川，为的是多送他一程，再给他说几句话。市郊的殡仪馆大厅，我面对张贤亮的遗像，深深三鞠躬，然后走近灵柩，隔着玻璃，望着他安详的遗容，禁不住在心里喃喃自语：情未了，心已尽，贤亮兄，你有足够的理由走好……

古堡庄严迎远宾。文坛幸有《绿化树》，泪眼婆娑送君行。

①冤案狱：指张贤亮曾被错划为右派，坐牢劳改20余年。

②古堡：2005年8月，张贤亮盛情邀请中国作协主席团会在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召开，并举行了热烈隆重、别具一格的欢迎仪式。

痛悼贤亮先生

□陈崎嵘

9月28日上午，惊悉著名作家张贤亮不幸病逝。纵观其风雨传奇的一生，回首与其交往的点滴旧事，悲从中来，成诗一首以悼之。

西北大漠文曲星，
贺兰山下传奇人。
化蛹为蝶冤案狱，
点石成金影视城。
会场谈笑发妙论，



第235期

陕西研讨侯波小说

本报讯 由陕西省作协和《当代》杂志社联合主办的“抒情时代——红色美术作品收藏展”日前在上海举行。

本次展览展出的100余件作品是艺术家薛松从其在过去20多年间潜心收藏的1000余件作品中精心挑选而来的，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年画和连环画等画种。这些作品以火一样的热情描绘了火热的时代，在中国美术史上曾经产生广泛影响。在宏大的社会变革时期，它们以抒情的方式流露出强烈的人文情怀和艺术美感，是艺术、政治与人民内心情感的结合。

参加展览开幕式的艺术界人士认为，从这些“红色美术”经典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它们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已经渗透到当代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了新中国美术的基本面貌，彰显出新中国美术的价值体系。

大家谈到，这些具有时代性的作品，再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丰功伟绩，描绘了人民群众火热的社会生活和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使观众在回顾新中国历史的同时，更加坚定信念，凝聚奋进力量，努力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状态与精神追求。他继承了陕西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坚守和传递着真正的陕西文学精神和文学理想。

大家谈到，侯波的小说具有一种文化反思的精神向度。他的小说写得轻松自如，貌似黑色幽默，其实多使人深思。他的小说常常写一些飘浮的、习经见惯的事，但我们时常会觉得有些沉重的东西，以一种我们想象不到的韧度和硬度存在其中，而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其作品的灵魂。

(陕文)

“春华秋实”展演周下月举办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第七届“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新闻发布会日前在京举行。据介绍，本届展演周将于11月3日至6日在国家大剧院举行。

届时，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民族炫舞”专场、武汉音乐学院的“楚韵华章”音乐会、西安音乐学院的“乐府新声”音乐会、北京舞蹈学院的当代舞专场、上海戏剧学院

的话剧《大人物》、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中华美德故事汇”戏曲专场以及多个院校合作推出的“2014北京艺术院校成果展演”将相继上演。

在发布会上，国家大剧院和相关艺术院校的负责人谈到，“春华秋实”展演周架起了艺术院校与文化产业的联动之桥，有利于年轻学子在舞台磨砺中更好地成长。

本报讯 近日，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会·靳尚谊专项基金、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主办，大都美术馆、大艺网协办的“首届靳尚谊专项基金优秀毕业生扶植计划作品展”在大都美术馆展出。

靳尚谊专项基金成立于2012年12月，旨在扶植与培养青年油画艺术家在绘画创作、研究等方面学术发展，为中国油画艺术事业培养和积累人才。2014年3月，经靳尚谊专项基金艺术委员会专家研究讨论，又制定了优秀毕业生扶植计划，面向全国2011至2014届的全日制大学绘画专业优秀毕业生(含应届毕业生)征集作品，选拔具有良好专业素养和发展潜质、需要继续扩展提升专业能力的青年艺术人才，通过评奖、展览等渠道，资助其创作、研究，促进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和传承。活动共征集油画、国画及其他绘画类作品12000余件，通过评审，共有98件作品入选。其中，油画作品55件，国画作品24件，其他绘画类作品19件。

据介绍，“首届靳尚谊专项基金优秀毕业生扶植计划作品展”历时半年，评选委员会由张祖英、唐勇力、崔晓东、杨飞云、雷波、刘刚、喻红、靳军8位专家组成，有来自全国各大院校的作品参选，包括油画、国画、版画、漆画、综合材料等。本届靳尚谊专项基金扶植计划优秀奖获得者共17名，青年艺术奖的获得者共3名，靳尚谊专项基金今后将着重通过专业展览、设置奖项、学术交流等渠道加大扶植力度。

(欣闻)

物等展品书写说明文字，同时还为一些专馆书写牌匾。董正贺在开幕式上谈到，颐和园中的很多牌匾和楹联都是出自《诗经》《尚书》等古典名著，用词优雅、千古流传。这次展览集中书写这些内容，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颐和园不仅有着美丽的景色，而且还承载了丰厚的文化。

(黄尚恩)

与灵魂对话

□张笑天

在脸上，大家虽对他这举动有各自的看法，却也难免受他的爱心感染。

我始终不理解，张贤亮在登上文学创作高峰时，突然要“下海”，去经营西部影视城！我表示质疑时，他却说：你不懂，经商反而使我的生活变得更充实，感触也最深，这是“下水”，如果作家只是作岸上观，看热闹而已，不会深刻。他把经商看成是了解、体验社会变革的最有效的一步。

我第一次到他的影视城，是2005年8月19号，应张贤亮之邀，中国作家协会六届八次主席团会在银川召开，第一天的会议就在距银川30公里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大厅举行，会后参观了他经营的影视城，中午张贤亮请客，当然以羊肉为主。

张贤亮还独出心裁地在影视城大厅门外设一巨石，让每个主席团成员都签上名，勒石为念。

天下有这么巧的事，相隔8年之后，我又是8月19日飞到银川。此次是参加吉林、宁夏、四川三省区书法家书法联展。到达已是晚上九点半，我对我迎接的宁夏文联主席郑歌平说，我要去看看张贤亮，请他安排。郑歌平稍显婉转地说，他轻易不见人，还举了些大人物被挡驾的例子。歌平是好意，怕我吃闭门羹脸上下不来。我便自信地说：你安排吧，别人不见，我，他肯定见的。

果然，郑歌平打了电话后高兴地告诉我，听说你来，张贤亮非常高兴，他在家等你，还要请你吃饭。

张贤亮红光满面地迎接我，迫不及待、很有成就感地告诉我，西部影视城如今更红火了，偌大的停车场停满了大小旅游车辆，游人如织，他每年向地方交税就过了千万，其收益可观程度足见一斑。

我们聊了两个小时，天南地北，却几乎没有涉及文学界。现在回想起来，竟不知何以如此。

他那时仍雄心勃勃，他声称要在大陆首创“博彩业”，香港跑马，他要在镇北堡“跑狗”，他可真有想象力。我笑而摇头，不相信他能办成。他却说，你小看我！到时候你来赌一把好了。人生何尝不是赌博？不

敢下注就成不了大事。

可惜，天不假年，我想，离了他，这“跑狗”怕也难跑了。

那天，他非留我吃饭，因为有事，只能婉拒，为了昭示他的诚意而非虚让，张贤亮竟然把他的厨师叫了进来，要他当面说，是怎么交代他烧几个好菜招待我的，引得我哈哈大笑，这就是张贤亮的为人，有时完全像个孩子。

好多年前，张贤亮把他的书法墨宝送我，诗出自他一人，装有特制的封套，且备有收藏证书。那幅标有“请笑天方家两正”的字画是他的七言绝句《夜雨》：“夜雨孤灯对晚风，江湖一饮百年空。平生故事堪沉醉，不问茶盅或酒盅。”

我也为朋友求过的字，他有求必应，他说：我不像有个人“明码标价”，不讲交情只认钱，不就动动笔写几个字吗？他还像孩子似的告诉我，他的字现在涨价了，但他说自己卖文不卖字。他这次问我，既然为参加书法展而来，有没有给他带一幅字啊？

我还真是有备而来，我递上那幅字，他马上展开，是一副联：“举千钧若肩一羽，拥万物如携微毫。”他很欣赏，连声说“字好，意境也好”，并且说，这14个字，你我都做到，无愧此生。我们彼此大笑。他还表示，他要把这幅字裱好，张挂在大厅里，挂在黄苗子的题字旁。

送我时，他又让我参观了他收藏书画、古董和家具的展厅，那么多黄花梨、酸枝木、檀香木的家具精品，都是他从民间搜购来的，最名贵的一组雕花柜子标价3200万。我不能不服，张贤亮兴趣广博，真是精力旺盛啊！

张贤亮在文章中曾说过：我身上集中了强盗、流氓、劳改犯、书生、英雄、作家等各种人的特性，我就是一个复杂的中国人的代表。这种略带调侃的自我评价，如此惊心动魄的自我解剖，恰恰把一个活得真实、坦荡的灵魂捧给了我们。

张贤亮的开拓蓝图还没描画完，竟遽然作古，我怎能不惋惜一个天才的谢世！灵与肉合而为一是为人，如今他的身体离开了我们，我只能与他的灵魂对话。

1998年，湖南发大水，百年不遇。一日，贤亮兄从宁夏打电话给我，说他看了电视，湖南发大水，他坐不住了，想过来看看。我说，现在正是湖南最热的时候，只怕你身体吃不消。他还是来了。没有在长沙停留，让我们陪他直接去了灾情最严重的洞庭湖区。显然他无法适应酷热，一开步就满头大汗。但他还是坚持往重灾区跑，还要上堤坝去看大水，他是爬不上去的，我们一人架着他一条胳膊往上拉。他身上带着两万元现金，让我找个灾情最严重的学校捐出去。经与地方商定，捐给了常德一所小学。他在灾区待了6天，回去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发表在《文艺报》。

贤亮兄是一个才华横溢、充满爱心的好作家，我们和多情的洞庭波涛，会记着他的名字。的洞庭湖区。显然他无法适应酷热，一开步就满头大汗。但他还是坚持往重灾区跑，还要上堤坝去看大水，他是爬不上去的，我们一人架着他一条胳膊往上拉。他身上带着两万元现金，让我找个灾情最严重的学校捐出去。经与地方商定，捐给了常德一所小学。他在灾区待了6天，回去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发表在《文艺报》。

贤亮兄是一个才华横溢、充满爱心的好作家，我们和多情的洞庭波涛，会记着他的名字。

“石膏山杯”全国征文大赛颁奖

本报讯 第二届“石膏山杯”全国征文大赛颁奖典礼日前在山西灵石县举行。

周明、李炳银、萧立军等参加颁奖典礼并为获奖者颁奖。

据介绍，第二届“石膏山杯”全国征文大赛收到社会各界、各地作家参评的作品1527部(篇)。经过评委会的严格评选，陈启文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获得本届征文大赛首奖，张胜友的《风帆起珠江》、余艳的《板仓绝唱》——杨开慧手稿还原毛泽东爱

情、侯金鑫的《大师的背影》分别获得征文大赛奖，裔兆宏的《历史的抉择——女儿病中的日日夜夜》、秦基伟的《本色——秦基伟战争日记》、时刚的《母爱若水润花馥》、蒋殊的《尘嚣之外石膏山》分别获得征文大赛优秀奖。

本次大赛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等单位联合举办。

(魏建军)

董正贺书法在京展出

本报讯 “知·行——董正贺书法作品展”日前在京举行。

展览展出了董正贺近期创作的31件书法作品，作品的内容多为颐和园中的楹联和牌匾。

</